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第一章 辯證法唯物論的戰鬥性

一 社會鬥爭的武器

現代的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在歐洲是產生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而在中國是到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國民革命後，才普遍盛行起來。

十九世紀的歐洲是處於激烈的社會鬥爭中間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逐漸強烈地暴露出自己內部的恐慌與矛盾，資產階級已結束了他在歷史上的進步任務，而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了，已不再是革命的，而是反動的社會力量了。這時工人階級已逐漸強大起來，開始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成為自覺的鬥爭的社會力量。一八四八年普遍於西歐各國的革命是新的社會鬥爭時期開始的先聲。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成立，工人運動便在國際的規模下進行其為推翻舊社會而建立新社會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正是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的實際的參加者與指導者。他們在社會的實踐中發展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學，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同樣的，也發展了他們的哲學——辯證法唯物論。

在中國，歐洲的思想文化的輸入是始於五四時代，在五四時代雖然也有人介紹了辯證唯物論，但是並沒有立即為一般人所接受，支配了當時的進步的思想文化界，以及進步的知識份子的頭腦的，主要的還是實證主義，是庸俗的唯物論，而不是辯證唯物論。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的高潮中間，以及高潮過去的時期中，辯證唯物論才在中國獲得了發展的根基。直到九一八、一二八以後，伴隨

對於它流傳運動的逐漸開展，伴隨着文化運動上的新的方向的展開，辯證運動也向前進了一步。——一方面，糾正了前一時期的新哲學運動在理論上的錯誤傾向，一方面又努力求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化、實現化，並從通俗化現實化中求理論的深入。

從上面這兩段簡單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顯然地我們看到：辯證唯物論從其一開始時，就和社會實踐絕對不能分離，牠是在近代的尖銳的社會鬥爭中發展起來，而且是被在這鬥爭中的進步的人們所堅持地提攜着，用來做爲改變現實的武器的。

其實，歷史上的任何一種哲學思想，儘管表面上是如何地玄妙高超，都始終是建築在一定的政治經濟的基礎上而抽芽開花的，並且總是適應着某一人群在鬥爭中的實踐目的的。只是歷史上的許多哲學家却常自以爲是『純粹的求知者』，是與俗世的一切事物不相涉的，換言之，就是他們不能意識到自己的哲學思想中的社會意義。只有歷史上的一個最新的人群出現的時候，他們意識地去改變幾千年來的人類創人的舊社會，意識地來創造新的自由社會的時候，他們才在思想上，也正如在行動上，明確地，一點也不含糊地標出自己的鬥爭立場，因而辯證唯物論對於他們的意義就不只是一種思想，一種真理，而且又是一種絲毫不可掩飾的社會鬥爭的武器。

西歐的工人階級以辯證唯物論來武裝了自己的頭腦，而不斷地擴大發展他們的鬥爭，使俄國工農大眾在辯證唯物論的指示下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從來未有的新社會，並且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不斷地發揚充實辯證唯物論。中國的辯證唯物論也在長久的社會鬥爭中順利地發展起來了，而在今日，我們正意識地把握着辯證唯物論來使之服務於摧毀日寇的侵略勢力，建立獨立的和平幸福的新民主共和國的鬥爭任務。

二 思想鬥爭的武器

上面說，辯證法的唯物論是新的社會鬥爭時期中爲革命的人羣所把握着的武器，但並不是說，在這以前從來就沒有過唯物論，沒有過辯證法。

正如近代的社會鬥爭是幾千年來人類的社會鬥爭的總結一樣，辯證唯物論——歷史上最革命的人羣的思想鬥爭的武器——也是幾千年來人類的思想鬥爭的總結。

人類的歷史，自從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變到階級的社會以來，即永遠充滿着社會鬥爭。——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鬥爭，革命者與保守者、反動者的鬥爭。他們在鬥爭中不能使用思想的武器，而思想的武器的最高的表現便是哲學。

哲學是對於客觀事物的總的考察，是以闡明所謂「真理」爲目的的。假如一切哲學家都是毫無偏見地觀察客觀的事物，研究一切自然的、社會的存在，他們便不能不一步步走向辯證唯物論去，因爲辯證唯物論正是客觀真理的反映。但是歷史上一切哲學家，儘管他們自以爲對於真理是採取絕對客觀的態度，他們却總是必然地站在一定的社會立場上，爲了一定的實踐目的而確立自己的思想，建設自己的哲學體系的。因此假如他們的個體的立場阻止了他們去發現客觀的真理，或是客觀真理的爆發對於他們的社會實踐無利，他們爲往往迴避甚至歪曲客觀真理，而走向反唯物論，反辯證法的觀點。

歷史上每一時代中的反動的、保守的社會力量常常是如此的。原來歷史上舊的社會由新的社會代替，舊的社會力量削弱、崩潰，新的社會力量成長強大，這原是必然的有緒。反動的保守的思想家企圖延遲這一歷史的必然性，自然就走向真理的反面，反之，進

步的、革命的社會力量正是順應着這一歷史的必然性而起來的，客觀量理的揭發對於他們的社會實踐活動，便不但是無礙，反而是有利，所以必然地他們在哲學上是站在唯物論、辯證法的立場上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懂得，為什麼人類開始走入階級社會，即開始有哲學，同時也就開始有唯物論。奴隸社會在剛產生時培育了唯物論哲學，近代資產階級在與封建主義鬥爭中也用唯物論做武器。而且他們的哲學中也多少包含着辯證法的要素。舉例來說。譬如希臘的泰利士、黑拉克里特、德謨克里特的哲學，中國古代的易（八卦）的哲學，老子的哲學；近代歐洲的培根、霍布士、笛卡兒、斯賓諾沙的以及十八世紀法國百科全書派的哲學，近代中國的康有為、譚嗣同以至五四時代的哲學。不過牠們的唯物論終於還不是十分完全的，在許多地方又常暴露出反唯物論的傾向；或者牠們的唯物論是脫離了辯證法的，或者雖然帶着辯證法的要素，但也是不充分的，直到現代無產階級起來的時候，才綜合了歷史上一切流派的哲學中的辯證法唯物論的要素。建立了完整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體系。

這是什麼原故呢？

因為第一，歷史上的每一時代中的進步階級，其進步性與革命性常只是相對的。譬如，近代資產階級只是在與封建勢力鬥爭中間才是進步的革命的，而當他剛產生時，爲其反對力量的近代無產階級也同時產生了；對於無產階級而言，資產階級的進步性革命性總是不澈底的。在資本主義向上時期，資產階級的進步性革命性還可算是佔着優勢，而到了其向下沒落的時期，無產階級已經作爲資產階級的掘墓人而強大起來了；在這時候，資產階級是整個兒地變成反動的，保守的社會力量了。正由於資產階級在其發展過程中間所包含的這種反動性與革命性，保守性與進步性的矛盾，所以在資產階級手裡的唯物論與辯證法自然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都離不開上述這種矛盾的悲劇。

只有現代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中最進步的階級，因為他們的社會實踐不是爲了建設新的階級社會而是建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他們的進步性革命性是無條件的，因此他們也是無條件地面對真理，尋求真理。

第二，辯證唯物論是對於客觀的一切存在（包括自然的，社會的）的綜合的、總括的知識，所以在對於許多個別的存在尚未有完備的智識的時候，這種所謂總的智識還是達不到的。像在古代社會中間，人們對於一切自然現象所知道的還是極其有限，他們的辯證唯物論的哲學也就不能不是十分幼稚的了。近代歐洲資產階級初興時，自然科學的智識雖然比古代豐富一點，但也仍不足夠。所以只有在長久的對於社會與自然做了各方面的考驗以後，人們對於一切自然現象，對於無生物與生物，對於社會發展的歷史……，獲得了完備的智識以後，人們才有可能建立完備的辯證唯物論的體系。中國的哲學史的發展中雖然也包含有辯證法與唯物論發展的要素，但比了在歐洲哲學史中是更不明顯，更少成績，原因固然由於中國的社會長久地停滯在封建階段中，而也由於中國自然科學一向就不發展（自然歸根結底說起來，自然科學的不發展也還是由於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的原故）。

以上這點，一方面固然說明了何以只有現代的革命階級才能充分發揮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是說明了現代的辯證唯物論並不是完全脫離了以往的人類的哲學思想的發展史的，牠必然地要吸收過去時代中在哲學科學各方面的進步的收穫。

這裡，我們還要補充一點。就是在哲學史上雖然經常有進步的與反動的哲學思想的鬥爭，但是因爲辯證唯物論是客觀的真理，所以即使反動的哲學思想中也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客觀現實的影響，而包含着某部分的唯物論或辯證法的要素，只是這種部分的合理要素在其整個反動的理論體系的壓

制下，往往是表現爲被歪曲了的被錯亂了的形態。我們對於在這裡的合理的成分是不應該隨着其反動的理論體系而一起加以拋棄，正如把嬰孩連着盆裡的水一起倒掉呢？自然是不應該的。但是這裡的問題却也不像從盆里檢出嬰孩那樣的簡易，因為從反動的理論體系裡檢出來的合理的要素是已遭受了歪曲與蹂躪的。

批判地揭發一切反動的哲學思想，批判地接受在反動哲學中的合理的要素；——作爲思想鬥爭武器的辯證唯物論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的道路上成長發展起來的。

三 唯物論與觀念論

一切反動的哲學，在本質上說起來，都是觀念論的哲學。

哲學思想的開始和階級社會的開始可算是同時的。人類在階級社會中間不斷地進行着社會鬥爭，這種鬥爭反映到哲學思想上便是唯物論與觀念論的鬥爭：——一步的革命的階級以唯物論爲武器，保守的反動的階級則常是佔在觀念論的立場上面。只是在各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不同，各階級力量對比的不同，社會鬥爭的情形不同，人類對自然的認識不同，……因此在各時代各社會中唯物論與觀念論也各表現爲不同的形式。

所以我們在哲學史上可以讀到無數種的『主義』，無數套的理論，把人弄的眼花撩亂。但是在任何一種哲學思想的流派總是或者屬於唯物論，或者屬於觀念論。在這哲學上的兩大營壘以外別立一個旗幟是絕對不可能的。

怎樣劃分唯物論與觀念論呢？分界的標準是看對於精神與物質的關係的問題的答案。假如回答物

質是先於精神而存在，物質決定精神，那就是唯物論，假如回答精神是先於物質而存在，精神決定物質，那便是觀念論了。

根據常識看去，我們也可以一口斷定唯物論是正確的。所謂唯物論，較完妥的說來，其內容至少要包含三部分：一、物質是獨立存在於精神以外的。這是很明白的，像桌、椅、山、河、日、月，……這一切物質都是外於人類的意識而獨立存在，因為在根本還沒有人類以前，宇宙的物质已早已存在了，而在我們遠離開某一個具體的時候，這個具體自然也是存在的。二、精神是從物質中產生且為物質所規定的。這也是很顯然的，在人類的肉體以外決沒有獨立的精神。加之，人類的意識思想……又是根本脫離不開社會物質基礎的決定的（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社會關係……這一切也是獨立於人類意識以外的『社會的物質』），第三、人類的感覺思想是要以外在的事物為範本，思想的正確與否，正是看思想是否與外界事物相合。——對於這三點，要是有人加以否認，豈不是會被我們笑做瘋子麼？

但是立於這三點的反對面的觀念論的思想，却不但是為許多哲學家所闡揚，並且也存在於一般的社會意識形態中間。

那麼觀念論是怎樣產生起來的呢？

第一、原始的野蠻人類由於對各種自然現象迷妄無知，便假定了在這些自然現象之上有着不可知的神靈在指揮着。這種迷妄無知一直保留到封建社會中在重重剝削下過着非人生活的農民的腦子裏面。現在中國鄉村中的廣大農民尚相信雷公、雷母，相信鬼（即獨立於人的軀體以外的精神）。——這都是最原始的，樸素的觀念論，對於上述的三個唯物論的要點只是否認了第二點，因為他們還只承

認了獨立精神的存在及精神對於物質的支配，（神支配自然現象，精神支配肉體），而對於物質是否存在的問題尚未觸及。

第二，在階級社會產生以後，社會中分成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兩大人羣，被剝削者勞力工作，剝削者則坐享其成。剝削者爲了使這種剝削制度合理化，便提出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種說法。這樣便是把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的分別絕對化了起來，並且把二者間的關係作了不合理的顛倒；不是肉體勞動維持精神勞動，而是精神勞動支配肉體勞動。這一種社會關係就做了觀念論產生的基礎，使觀念論更進一步發展。於是人們就不但承認有在物質外獨立的精神，而且否認物質是在精神以外獨立的。他們主張，只有人們看見、聽到、觸及……其個事物的時候，這個事物才是存在的，這就是說：事物沒有獨立的存在，而是存在在人們（或是神——如宗教之所說）的感覺與意識中的。——這是上述三個唯物論的要點的第一點也否認了。

第三，因此，觀念論自然就要否認上述三點的第三點了。觀念論不承認觀念反映客觀事物，却說客觀事物倒是從觀念中產生的。這種思想的來源是由於人們把特殊與普遍絕對地分裂開了。譬如『馬』，這是個普遍的概念，而現實存在的馬則是白的，高大的馬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馬，顯然的，普遍的概念的存在是依靠了一切特殊事物的存在的。但在人們開始用概念來思想的時候，就逐漸學會了把概念當做現實的存在，而反而把特殊事物看做是從概念裡產生出來的東西了。於是就不承認人腦中的馬是外界的馬的模型，倒承認外界的馬是以人腦中的馬作模型的。

觀念論的要點就是如此的。

宗教就是最極端的觀念論，而一切觀念論的哲學，其理論的發展的結果，總不能不和宗教相連通。

歷史上的一切反動的社會力量必然利用了宗教與觀念論哲學來使自己的地位神聖化，來隱蔽被壓迫者的認識，使他們安分守己，而革命的進步的社會力量則恰恰相反，要用唯物論做武器來充分暴露現實的表裡，打破適在現實上面的欺騙與烟幕。

因此，唯物論與觀念論的鬥爭就在哲學史上表現為不可調解的黨派鬥爭。

四 唯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

哲學的最基本的問題，如上所說是物質與精神的關係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使得一切流派的哲學思想劃分為兩大陣營。

按着我們就要提出第二個問題，那就是關於事物的發展的問題。回答，一切事物都是在永遠的變動中間的，是辯證法的觀點；反之，回答，有永遠不變的絕對的事物的，那是形而上學。

假如光是承認物質客觀的存在，物質決定精神，那是否已可算是把握到真理呢？還不夠。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確定，一切事物不但只是客觀的存在，而且客觀地發展變動。不但是每一件事物都在永遠的運動中，而且在運動中還要轉變成相反的事物——「滄海變桑田，桑田變滄海」；「合理的變成反動的，正確的變成錯誤的。」

譬如，一般地提出，「民族主義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這問題，就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因為社會是不斷地發展變動的，在每一個特殊的社會情況下，民族主義也就包含着各不相同的意義，甚至完全相反的意義。誰若是不去分別出在華東階級向上發展時期與崩潰沒落時期的民族主義的不同，不去分別出法西斯的民族優越主義與殖民主義地半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誰就根本不配談民族問題。斯大林說

得好：『恰恰就在此地，在民族問題上，靈辯證法的提出問題。』

有一種唯物論者是形而上學的。他們承認物質的獨立存在，但以爲物質自身是不能發展變動的。他們相信宇宙與世界從前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還是這樣；他們相信，假如現在的生物界是公認動物與植物兩大類，而在動物中又分爲哺乳類、鳥類、魚類……在植物又分爲若干類，那麼自古以來，從今以後，總是這樣地幾種幾類的；他們相信社會儘管在表面上有變動，但實質上社會總是社會，是沒有變動的。

從一切事物都是不變的這種觀點出發，自然更造成了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這種觀點。既然每種事物都是從古以來就存在，自身不會變動，也不會變成其他事物，那麼一個事物的存在自然是和其他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沒有聯繫的。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批評的，形而上學是『只顧到個別的事物而忘記牠們的關係；祇顧到牠們的存在而忘記牠們的產生與死亡；祇顧到靜止狀態而忘記牠們的運動』。

然而這種觀點顯然是有問題的。事實上，我們從來不能發現一種自身不變不動的、並且孤立在其他一切事物以外的事物。形而上學者將如何解釋在現實中存在的運動發展呢？——於是他們就不能不或者把變動發展看成是虛幻的、觀念中的東西，或者認爲物質雖然自身不能變動發展，但卻可以被非物質的東西所推動，因而造成變動發展的現象。不論他們的回答是前者還是後者，他們總是不自覺地墮入了觀念論的泥坑裡去了。

一個唯物論者，假如不同時是辯證論者的話，那就不能充分理解物質的真象，也就不能成爲澈底的唯物論者，便在自己身上暴露出許多矛盾。以致觀念論得以乘隙而侵入了。

至於觀念論者，大部分都是同時站在形而上學的觀點上的。觀念論者把物質的存在當做是從屬的

無關重要的，而把概念與概念神聖化、絕對化起來，於是他們就有了永遠不變的善惡的概念、絕對的無條件的倫常觀念、以致脫離了現實的具體情況的永恆的民族問題的原理等等。

辯證法唯物論者的看法恰恰相反，一方面確認為物質是變動發展的，同時確認為概念與概念是客觀物質的反映。因此也就必須認定：概念決不是孤立的、固定的、永恆的，牠是追隨着客觀事物的變動而變動的。

年

固然也有些概念論者是站在反形而上學的立場上，發展了辯證法的萌芽。就是：他們也認為概念是變動發展的，但他們認為，不是概念追隨着事物而變動發展，恰恰相反，倒是事物追隨着概念而變動發展。在不合理的觀念論外衣的拘束之下，辯證法到底只能顯出畸形的狀態，而且總是不能十分徹底的，在許多地方仍必然地露出形而上學的尾巴。

所以正確的哲學思想——完滿地反映了客觀現實的哲學思想——是只有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論的辯證法。

第二章 辯證法的唯物論

一 辯證法唯物論的對象

在規定研究對象的時候，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其他一切反動的哲學已經表現出了根本的不同。

觀念論者，一般的都把哲學當做是與現實無關的純思，因此哲學的研究根本就無所謂對象，假如一定要指出研究對象的話，那就只能回答是：人類的概念與思想。——每一個科學的部門都有其具體的研究對象，如動物學以動物為研究對象，政治學以社會的政治現象為研究對象，而只有哲學沒有這樣的具體對象。哲學與事實並無關係，只不過是對於概念——語言的分析研究而已。這正是觀念論哲學家的典型的意見。

那麼辯證法唯物論者是不是也要使用概念呢？當然是要的。思想是不能離開概念的。哲學思想更是永遠要憑藉着一些最高的概念——如心與物的概念，運動與靜止的概念，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概念……而這些概念自然也不能不用語言來表現出來。但是辯證法唯物論者決不把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是概念與言語。

這是因為觀念論者把概念與言語看做是沒有現實內容的空虛的形式，好比是一個衣架，對於在這衣架上掛的是些什麼衣服，是絲毫沒有關係的。但辯證法唯物論者却認定概念（以及表現概念的語言）決不是空洞的架子。假如認為馬的概念是一個空架子，而一切白馬，黑馬，（在現實中存在着的一

這匹具體的馬）却只是可有可無的無足輕重的東西，那豈不是很荒唐的想法麼？恰恰相反，顯是沒有這一切具體的現實的馬，『馬』的概念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動物學裡研究的馬，誠然不是某一匹具體的馬，而是一般的馬，但假如動物學教授說：『我所說的只是馬的概念，而現實的馬究竟是如何，則非我所顧及。』那麼，學生們不用說，得一定會捧堂而散了。

然而哲學教授却常常自以為有充分的權利來討論與現實無關的最高的概念！

辯證法唯物論却不容許這種死的空濶的概念的存在。他把概念當做是從一切具體的特殊事物中間抽出來的，而且因為一切具體事物都是發展變動的，所以概念也是發展變動的。

因此雖然辯證法唯物論不像其他科學一樣以某一部門的特殊的事物為研究對象，但牠也仍然有其實際的對象，這是普通的拿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事物做研究對象的。但這並不是說辯證法的唯物論就是各種科學的總和。辯證法唯物論是從總的觀點上來研究一切事物的普遍的一般的運動發展法則。牠要研究自然界和社會是如何地運動發展的，更要研究客觀的自然界和社會中的運動發展如何反映到人類的頭腦裡去，而構成人類的概念和思維，並且還要研究人類的思維是怎樣地運動發展的。

恩格斯說：『辯證法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及思維的一般運動法則之科學。』所以辯證唯物論的對象不是別的，就是自然界、社會以及作為這一切事物之反映的人類思維的一般的運動發展法則。

二 物質是什麼

辯證唯物論的宇宙觀的基本原則是：『宇宙即物質』。構成整個宇宙的，除物質以外沒有旁的任何東西。沒有非物質的精神，沒有空無所有的『空間』。——宇宙全體都是『有』，『有』就是物

質。

關於有與無、物質與空間的問題，留到下面再講。這裡先講什麼是物質。

辯證唯物論上所說的物質與在自然科學上及在常識上所說的物質不同。但這並不是說：常識中和自然科學中所承認是物質的，一到辯證法唯物論上就不再是物質了。常識承認一塊石頭、一枝筆是物質，自然科學承認太陽、小至原子是物質，辯證法唯物論也堅決承認太陽、筆、石頭、原子是物質。但是常識與自然科學對某些事物的物質性猶豫的時候，辯證法唯物論仍然勇敢地向牠們起來作總護士。——常識對於小於微塵的東西是否還是物質，變幻的光體是否也是物質，不免躊躇；自然科學則曾經有一時期認原子是物質的最小單位，而當在原子之下又發現了電子之後，自然科學却不敢斷然指出電子的物質性，誤以爲電子是非物質的。然而辯證法唯物論，在這裡就要糾正常識與自然科學的錯誤，建立普遍的、統一的物質觀。

辯證唯物論不是絕對地、全般的否認常識與自然科學的物質觀，祇是認爲常識與自然科學上的物質觀僅僅是物質界的一部分的特性。常識其實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得到的智識，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看見樹，撫摸到樹，觀察到樹的成長榮枯的現象，而且利用樹木來做出種種便利於生活的用具，人們從來不會懷疑樹的客觀存在，亦即從來不會懷疑樹的物質性。但是對於在日常生活中接觸不到的物質，常識無能力加以判斷。科學則更進一步，對於日常可視可觸的物質做了深刻的研究，知道一切物質可都分析極小極小的單位，像原子那樣小的東西，雖然肉眼看不見，手指觸不到，但也仍可用精密的方法計算出牠的重量、體積，因此也還是物質。——這便是使常識的物質觀更擴大了一點。但是一遇到那些比原子更小的，簡直無所謂重量與體積的東西，如電子和量子，科學的物質觀又

走不通了。

辯證唯物論承認直接可見可觸的一切都是物質，承認有重量與體積的也都是物質，但是辯證唯物論的物質觀不停留在這裡，而要進一步，宣佈凡一切在人類意識以外獨立地存在的事物都是物質。

因此，不但桌子石頭是物質、太陽、原子是物質，而且電子、光子、光線也都是物質，而且社會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制度、社會關係也都是物質，因為，這一切都是不依賴任何意識，不因人們主觀要求而改變，是獨立的存在並且獨立的發展變動的。

辯證唯物論物質觀的要點就是承認宇宙是為物質所統一、而物質是獨立存在於人類的意識以外的。

但是辯證唯物論是不是把宇宙的物质和人類的意識看做是互相對立的呢？決不。只有在說明一切的物質都可以反映到人類的意識中，當人類所認識的場合，辯證唯物論可以有條件地承認這種對立。不在這樣的場合，承認這種對立是無意義的。把整個宇宙劃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物質，一部分是意識，這是觀念論者與二元論者幹的把戲，二元論就是把物質與意識看做兩個互相對立的東西的主張，而其理論的本質上還是觀念論的，辯證唯物論則不但承認物質的獨立存在性，而且要確說：意識是依存於物質的。很明顯的，沒有人的頭腦（這是物質）就不會有意識，而社會的意識的發展又是依存於社會的物質的。

所以整個的宇宙都是物質。一切的存在都是物質。宇宙——存在——物質三個詞是一個意義。從來不可能有非物質的存在。意識——思維只是物質發展到某一程度（發展到人的頭腦與社會結構複雜的程度）才能具有的一種屬性。——不是意識支配物質，而是物質支配意識；不是思維決定存在，而

是存在決定思維。

在抗戰中，我們常說，我們是靠精神去戰敗物質。這話原來只是在於鼓勵抗敵的情緒，假如給這話賦以哲學的意義，那便是根本錯誤的了。因為我們的抗敵的情緒，救亡的意識還是從物質中產生出來，是有它客觀的社會基礎的，而且必須也必然要表現到物質的鬥爭中去。除非我們認為拜懺哈咒，就能戰敗強敵，我們絕不能用精神戰敗物質這個口號來否定唯物論。

三 物質與運動

辯證唯物論對於宇宙的認識，僅僅得到宇宙是由物質統一的這一個結論還不夠，必須更承認運動是和物質不可分的。沒有無物質的運動，也沒有無運動的物質。

我們隨便舉出任何一種物質，都不會發現絕對靜止的現象。鳥飛、魚躍、水流、花開花落，樹木凋零繁榮；火山的爆發，地球的轉動，從原始以來地層的沖積與變動，是動從單細胞生物發展而到人類，社會從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一切都在永恆的變動中間。沒有誰去指揮這種變動過程，更沒有誰能加以阻止。一切都是獨立地、自發地變動發展。

自然，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運動發展的特性。社會的變動和自然界的變動不同，樹木的成是凋零與虎狼的臨生死亡不同；但是其為運動則是一樣的。正如這些事物同樣都是物質，但各有各的物質的特殊性。同樣的，這些物質雖然同樣都是在運動，但各有各的運動的特殊性。運動的特殊性是由於物質的特殊性而來。樹木與動物的物質的根本差別才使他們各表現為不同的運動方式，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德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本質上的不同，使他們自身之發展形態及其將來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